

先是一千八百九十八年。日本伊藤公爵游歷中國。與中國政府訂立密約。中國每年供給日本鐵五萬噸。日本則以五萬噸煤為酬。一千九百年。余（西澤自稱）赴中國辦理此約之實行。並派汽船數艘。開往揚子江。裝運約定之鐵。德國即起而抗議。甚至派戰艦為示威舉動。然日本使者（按即西澤自稱）卒實行其職任。無所望誤。時一千九百年西七月也。自是以後。余盡力經營。務使此礦歸於日本權力之下。而欲達此目的。舍投充分之資本不為功。時德國又與中國提議。擬借款五百萬兩。以礦為質。余聞此消息。立即報告本國政府。並說明借款之舉。吾日本能著先鞭。是為上策。我政府遂與中政府開議。卒由同意訂定。日本借日幣三百萬圓與中國。以礦抵押。三十年為期。此約告成。德國工師。遂被辭退。而代以日人。此大冶鐵礦由德而入日手之歷史也。

大冶鐵礦之富饒。殊為罕見。即以近地面一層所蘊藏者約計之。已有五萬萬噸之多。其全礦所包之量。殆難數計。

且苟以適當之法。盡力開採。每年當不難得鐵數百萬噸。惟現在漢陽鐵廠及若松鐵廠。每年所製出之鐵貨。不過四十萬噸。故大冶採鐵之量。亦因之而少。目今該礦。從事工作者。約三千人。每日出鐵約二千噸。或謂目下運生鐵往日本。運費甚昂。余亦以為然。若能將鐵廠移至大冶。而若松鐵廠。僅須從事於鍛鍊成鋼。則較為合算矣。至大冶所產。除鐵外。並富於鐵之實業上必需之品。如煤石灰等皆是也。

耀徐玻璃公司總理許久香報告書

江蘇宿遷縣。產玻璃礦砂。數千年來。華人無知之者。光緒二十八年。父老見西人出重價購砂地。密取砂樣。來告鄙人。當寄駐比國使署。交化學家考驗。始知為上等玻璃原料。遂與李君伯行。陳君潤甫。張君季直。袁君海觀。丁君衡甫。余君壽平。黃君伯雨等。出資選購砂地三千二百六十三畝八分三。此為購地之始。後遂奏准設立耀徐玻璃公司。以該處產砂。盡在耀徐購用範圍之內。西人已購之地。

調查第一 中國調查錄

一百九十一畝。亦一律收回。維時金君拱北仲廉昆仲。留學英國。卽馳書懇其就近調查歐洲各國製造玻璃之法。適英商李德立君來。稱其友福斯德君新發明專利玻璃機器。用汽力吹筒。不用人力吹筒。工速費省。巧妙絕倫。遂復函懇金氏昆仲親往詳查。及得復書。果稱福斯德君機器實爲各國所無。並開具價目單。預算表甚詳。較之他人調查。亦似核實。至是發起諸君。始約福斯德君來華面議。此爲調查之終。

福斯德君長於西言。不諳華語。發起諸君中。惟李君伯行嫻於英國語文。遂由李君與之詳晰研究。李德立君亦精中國語言文字。彼此磋商。均無異議。乃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。訂立合同。以每星期出平片滾片十五萬方尺。每日出瓶罐三萬個爲度。嗣是購廠基。運材料。建廠房。安機器。造鎔爐烘爐。工程甚鉅。事極繁瑣。華匠非素習課工。甚不易。歷兩寒暑。始克告竣。內經風雨巨災。損失工料不少。并有洋匠一人。豎立鐵梁。墮地折骨。已成廢疾。此

八十四

九月

外運料關卡阻滯。尤非筆所能罄。光緒三十三年臘月。工竣試火。經四十日之久。始能出貨。初出平片。有炸裂之弊。繼有泡點之弊。實驗數月之久。始知弊在鎔爐短小。遂停火修理。就鎔爐前面加長六尺。次年四月底完工。復試火如前。至六月。所出平片始能潔淨。當出平片潔淨時。福斯德君請鄙人派人監視。按照鐘點筆記出數。每點鐘可出平片五百二十尺。以此推算。每星期可出七萬五千方尺。加以滾片出數。可符合同十五萬方尺之譜。鄙人責令試足一星期再統計。福斯德君則稱每機一部。每班須用洋匠四人。日夜三班。須用洋匠十二人。必欲四部機器全開。須用洋匠四十八人。今來洋匠四人。僅敷試機一部之用。苟能將藝徒四十八人教習嫻熟。或聘足洋匠四十人。定能按星期與合同出數相符。鄙人再與辯論。福斯德君竟於是夜私將機器拆去。並帶洋匠回滬。赴訴領事。其前試瓶罐器皿。亦係依此計數。均不可特。

鄙人追蹤至滬。與在滬發起人商定。延請高易律師。預備訴訟。律師面詰福斯德君。仍一味強辯。及責以私拆機器之非。須由按察審判。福斯德君竟稱現已生病。急須回國就醫。蓋西例民事訴訟。不能拘留病人也。律師亦稱似此狡猾。西人各國實不多見。嗣經英國領事調解。飭令福斯德君仍派洋匠四人往宿廠裝機。苟如前此試驗相同。即可作為完備。並留四人教習中國藝徒。六個月內。可以畢業。再開全機。福斯德君所有照合同未能完善之處。願將後備大罐機二部。及包工餘賸物料。一併奉送耀徐。不另索價。所有耀徐欠福斯德君餘款。亦一併清付。作為了結。發起諸君公議以前籌款。股東既不與聞。以後訴訟。股東更難接應。欲開會則福斯德君又難久候。祇得遷就息事。遂由律師書立議結憑據。邀同領事。四面簽字完結。發起諸君所以遷就了事者。原因福斯德君機器製造玻璃。已與洋貨無異。能開全機。即可獲利。詎料藝徒學習六月之後。居然得十二人。可與洋匠並駕齊驅。又二十餘人次之。

調查第一 中國調查錄

又二十餘人。均可為副。此外四十餘。學習製造器皿瓶罐。亦皆卓然可觀。及開全機後。乃知竟有大謬不然者。蓋每班做工八時。已將鎔汁用盡。再用餘汁。泡點復見。屢試皆然。若僅做工八時。至次日再做。則汁又潔淨如常。由此觀之。是鎔爐僅能化八時之料。而不能化二十四時之料。福斯德君省儉工料。故將鎔爐改小。應無疑議耳。第前案業經簽字完結。未便復控。祇有忍受其愚而已。

此時情形最為窘迫。當定機關辦之始。集股不及十萬兩。福斯德機器一項。連運費已近三十萬兩。廠後始陸續招至棧房。築儲物寄宿各房。又及十餘萬兩。廠後始陸續招至四十三萬餘兩。而每年調款利息。數已不資。最痛心者。自福斯德君試機驗料。以至教習藝徒。約近二年。每日需煤四十噸。每噸約費十元。此二年中。即消耗二十八萬餘元。於無何有之鄉。此外消耗藥品洋碱人工。為數尤鉅。在西人視此本極尋常。而華人急於見功者。何堪於尚未獲利時。見此重大之虧耗耶。一時謠啄煩興。調款維艱。幾無以

調查第一 中國調查錄

自立矣。

先時適有日本島田玻璃廠技師益田熊太郎欲參觀耀徐廠。經寶君介人商令來華。抵宿廠後。察看情形。亦深怪鑄爐太小。惟稱砂質過於比產。讚嘆不置。該廠所用上砂。購自比國。運費極重。議購石砂。鎮江交貨。每年能銷一二萬噸。可獲餘利若干。以資補助。似亦不無小補。而發起諸君恐干賣礦物議。遂藉詞卻之。

統計共集股本四十三萬餘兩。用出之款。已及百萬。以前商請股東添本。均不答復。近來發起諸君。並有知難而退者。鄙人至此。亦意冷心灰。不願再犧牲此身於實業中矣。繼思中國貧弱至此。苟不自實業入手。則國必日蹙。民必日困。安有富強之日。吾輩創辦一事。何可有始無終。況製造玻璃。各國皆易。何以吾國獨難。今成效既著。祇因爐小不敷工作。苟能添本改造大爐。何患不能發達。因與發起諸君決議。再聘奧國工程師。研究得失。以圖改良。迨奧國工程師韋斯彙君至廠。亦稱機器靈妙。砂質潔純。

八十六

九月

無可疵議。惟平片鑄爐。實不合用。須另建造。器皿鑄爐。費煤過鉅。尤須改造。發起諸君以經濟困難。實難同時並舉。因決議先購定烏魯門器皿爐。俟見功效。再購平片鑄爐。目前新爐所出器皿。陳列勸業會中。頗為中外稱道。是成效業已昭著。苟能添造平片新爐。則恢復尙非難事也。

(下略)

上海麵粉公司談

上海麵粉公司。現經調查。共有阜豐、華興、立大、增裕、中興、裕豐、裕順、申大、八家。增裕開辦最早。約在光緒乙未年間。次為阜豐。又次為華興、中興、裕豐、裕順、立大、申大。至股本惟增裕係華洋參半。餘均純粹華股。股本最大者。惟阜豐、華興、增裕。各規元三十萬兩。餘如中興等之股本。計自規元十五萬兩。至二十五萬兩不等。而出粉最多者。惟阜豐。日以五千包計。(每包重五十磅)華興日出四千包。增裕等日出一千包。至三千包之譜。惟申大現正建廠裝機。秋後始可出粉。聞其股本係規元二十萬兩。定機合同載明。